

林那北◎著

百花
小说

直抵不为人知亦不为已知的精神隐痛
当代文学刺入现实生活的重磅力作

锦衣玉食

穿透锦衣玉食的生活表象，
直刺断壁残垣的内心隐秘。

欲望曾经炙热燃烧，
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？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百花

锦衣食 玉

林那北
◎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衣玉食 / 林那北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1

ISBN 978-7-5306-6464-3

I. ①锦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8496 号

选题策划:唐 嵩 责任编辑:唐 嵩

封面绘图:夏无双 装帧设计:郭亚红

责任校对:张亚丽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248 千字

印张:19.5

版次:2015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5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48.00 元

· 001 ·
第一部
沙漠的秘密

· 061 ·
第二部
黑皮黑肉

· 151 ·
第三部
燕式平衡

· 223 ·
第四部
雅鲁藏布江

· 303 ·
后记
世界是扇形的



沙漠的
秘密

第一部

—

按原先的打算,在锦衣出生之后,柳静还要再生育一次,无论男女,都取名玉食。一个穿,一个吃,柳静对这个成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热爱。人活一生,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吃好穿好吗?她觉得太准确了,区区四个字,就把所有的、全部的、一切的美好生活内涵悉数概括了。年轻时她错以为自己文学才华,暗暗把其中某两字,锦衣或者玉食当成笔名——可惜所谓的作品,最终却一个字都没写出;她也曾幻想自己的子宫能争气地同时排出两个卵,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成语拆开给双胞胎孩子当名字——但也没能实现。锦衣孤零零地一个人到来时,柳静虚弱地从产床上稍稍欠起身子,晨曦正从窗子进来,光线微弱却又暗含一股霸气的蓬勃,让她双眼迷离,仿佛有痛,一种虚无感就铺天盖地地笼罩下来了。世界硕大苍茫,而她不过是一粒细小的粉尘,飘浮得无依无靠。

这时她听到了一阵短促而虚弱的哭声,循声而去,她看到护士手中红彤彤的如同某种动物的小人,她吁一口气,无力地重新躺下。锦衣,她在心里对女儿轻唤了一声。

很多女人在生产之初,往往被疼痛弄得万念俱灰,连这一个都悔不该弄来,绝无再接再厉往下生的打算。柳静跟别人不一样,柳静在第一眼看

到锦衣时，就立即涌起一个念头：要还能再生一个孩子，就一定取名玉食。但这个理想最终没法实现，锦衣坠地时，计划生育已经轰隆隆地开始几年了，它不是一般的政策，是国策，所以跟它过不去就是螳臂当车。

为这事柳静多次后悔。她结婚不迟，二十四岁领了证，却又心存一点浪漫幻想，总觉得一辈子最单纯甜蜜的日子就数新婚期了，这时候得自私点，得将日后几十年的感情囤积下来，囤得越多越能抵抗未来柴米油盐庸俗日子的磨损。她的这个想法得到唐必仁的许可，唐必仁微微点着头说，好吧，听你的。所以锦衣来得很迟，结婚五年后才来。柳静后来一直埋怨唐必仁的这个迁就，她任性也就算了，唐必仁比她大三岁，又在市直机关工作，好歹比她高瞻远瞩一些吧？如果柳静是扼杀玉食的主犯，那么唐必仁至少是从犯。

没有到手的总是最好的，回过头来说，那个锦衣，说真的，确实不够好。

哪个母亲愿意承认自己孩子不好呢，可是锦衣醒目地摆在那里，不承认也回避不了。

撇开亲情，纯粹以一个女人的眼光看另一个女人，锦衣的五官身高都过得去，眼睛很大，鼻子很挺，嘴巴虽然偏大了些，却也大得有模有样，她的问题出在腰间。柳静以前对这个部位不是太在意，反正人人都有东西，又不是长在醒目的地方，对观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。但在锦衣一年年长大的过程中，她的这个看法被一点点摧毁了。锦衣腰很长，非常长，别人两寸她半尺，至少一倍以上。人的上半身长度基本上是相似的，腰一长，屁股位置就下移了，占去的就是腿部的的位置。简言之，腰比一般人长的锦衣，腿也比一般人短，短很多。以前在小学中学，锦衣总是给老师出难题，她坐着时人高马大，必须安排在后面座位，而一旦站起排队，却又必须站到前头。

柳静自己的腿匀称修长，唐必仁的也中规中矩，真想不通究竟是谁让锦衣长成这样。

由此及彼，柳静看人就不单看脸了，她更注意看腰。看多了，才发现其

实差别真大，非常大。腰长不是锦衣独有，遍地都是，尤其是亚洲男人，十有八九都没把腿长够，粗粗的，秃秃的，屁股下垂。而另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腰——胸骨至胯骨的侧面，该凹下的那一处，竟是平平的，直筒筒下来，没有任何过渡。这种人，倒是都有一双长腿，省下的腰部面积，都送给腿了。没腰的男人靠身板子撑着，走起路来尚不别扭，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女人身子扭动时没有腰部的协调周转，立马僵硬死板，无滋无味。不过无滋味总比滑稽强，锦衣一走路，真的滑稽得要死，屁股夸张地左右甩来甩去，像系在一根线上抛动的球，像哪里某颗螺丝松动了。

柳静跟在锦衣背后走时，走着走着，就会突然停下来，眼睛木掉，呆呆看着。

锦衣回过头喊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锦衣重音字落在“又”上面，可见她不是第一次跟柳静这么说。

柳静没说自己在看锦衣的屁股，她从没对锦衣说过其腰有问题，但对唐必仁，柳静说过。柳静一遍遍告诉唐必仁，只有高挑、窄肩、长颈、细腰、长腿，像竹枝一样有挺拔感的女孩才是美的，那是气质，气质比脸蛋更动人。说到最后柳静总要感叹一句：“可惜锦衣不是。”

那时二十四岁的锦衣正在谈恋爱，对象叫陈格，北方人，甘肃的，个子却并不高大，一米七估计都很勉强。这座海边小城地理位置不重要，在经济文化方面，却一直格外繁荣，单本一的大学就有三所，其中一所还相当显赫，国内外都有知名度。锦衣和陈格就是这所大学的，他们大学是同学，毕业后又考上同校研究生，一个学艺术学，一个学现当代文学，都已经研三了，过了这个秋天，就该为找工作忙碌了。锦衣第一次把陈格带回家时，柳静客客气气地迎来，又客客气气地送走。锦衣与陈格一起走，家里本来还剩下柳静和唐必仁，但马上唐必仁接到电话，单位里有事，他也走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回过头问：“怎么样？”柳静知道唐必仁指的是陈格，淡淡一笑，并不答。唐必仁也不等着她答，就匆匆走了。柳静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人快虚脱的样子。她在沙发上坐下，端起杯里残存的水，一口口慢慢地喝。喝了几分钟，她站起来，叹口气，心想如果是玉食，玉食不会品味这么

差,找一个这么不堪的男友!这样,她自己也回过神来了,原来她是不满意陈格的。

唐必仁后来劝她,婚姻的事还是别管,由着女儿去吧,锦衣自己喜欢就行了。锦衣要是不喜欢,你安个国王给她,她也不幸福。

又不是梁山泊祝英台时代,柳静当然知道这事自己管不了。但她是母亲,完全袖手旁观也不正常,如果锦衣来问,她总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?她就缓缓等着。锦衣平时住校,每周回一次家,也有不回的,说学校还有很多事,要写论文,要看书,要参加校里党团活动,诸如此类。“家里有事吗?”她问,“如果有事,你给我电话,我赶回去也不迟啊。”柳静从来没有电话召锦衣,因为家里确实从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需要劳驾大小姐。陈格第一次来过两人又一起回校后,柳静倒是很想跟锦衣通个电话,说说自己对陈格的评价,她都已经拿起话筒了,最后又放下。这事心悬着的应该是锦衣吧?想当初把唐必仁带回去见父母,柳静多么忐忑,总怕不被祝福。锦衣呢?锦衣把一个男人带来,又不是带兔子带老鼠,她难道一点都不介意父母怎么看怎么想?但锦衣的电话就是没打回来,下一次再回家,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,好像根本没有用一个叫陈格的男人惊动过父母。

柳静只好问:“怎么一个人回来,陈格呢?”

锦衣摊摊手,歪一下头。

柳静说:“父母在那么远,他一个人周末怎么过?”

锦衣说:“忙着哩,谁也没法闲。”又回过头看了柳静一眼,说,“还想知道什么?”

柳静一下子抿紧了嘴。锦衣遣词用句很特别,一个凶狠的字都没有,却又分明有着丰沛的进攻性,刀刀见血。这个特点不是刚冒出来的,从小就呈星星之火,越大越燎原。老话说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。锦衣是吗?锦衣不是。当然,往好里想,锦衣似乎也不是故意的,也许她自己都未必发觉。有些东西是藏在天性中与生俱来的,正因此,才更势不可当。

从面相上看,锦衣颧骨凸起,下颌骨支棱,都呈凌厉之势。脸部线条越柔和,性情往往就越温顺,这是柳静自己得出的结论。比如唐必仁,他整个

脑袋椭圆得犹如一粒槟榔芋，所以这个男人温吞吞了几十年，工作与家庭都不争不抗。锦衣是他女儿，却长出另外一副模样，这模样说白了，倒是遗传自柳静。但柳静照照镜子，她脸上真的要平和很多。她的脸小，很窄。小脸全世界正流行，那是为了上镜，日常人家又无须以上镜为饭碗，窄小的脸就现出小气与尖刻了，几分小妾相。这么说来，柳静其实对自己的脸也十分不满意，但总体要比锦衣好，以山来作比，她的两颊只是隐约小丘岭，而锦衣因为脸宽几寸，那两块颊骨就跟着往外扩，扩成了大险峰，相当醒目。

锦衣腰部已经那样，再加上凌厉的性情，天下男人想必都消受不起吧，或许也只有小个子的陈格愿意委曲求全？如此一想，柳静心里便松弛了几分。算啦，真的别管了，没有陈格，说不定锦衣根本就嫁不出去，搁一个这样的女儿在家，像搁一枚钉子，横竖也是刺眼难受。

陈格后来周末还来过三次，其中一个晚上甚至住下。

柳静心里其实是不乐意的。从这里去学校，坐车也就三四十分钟，陈格来，吃过一顿晚饭，再稍坐一坐，完全来得及回校，何必住下？并不是家里挤，挺宽的，一百三十平方米，主卧、次卧、客卧齐全，怎么也够住。问题不在这儿，住下意味着一种姿态，而柳静觉得尚未到做出这个姿态的时候。但她没吭声，看锦衣的。锦衣没有犹豫，她理所当然地让陈格留下来。居然陈格也理所当然，他一点客气都没有，一点拘束更没有。柳静把客卧整一整让他睡下，但第二天起来，发现客卧是空的，陈格和锦衣一起躺在次卧的床上。

“怎么这样！”柳静终于恼火了，她没有冲陈格吼，陈格怎么也没有跑到家里强奸锦衣的可能，关键是锦衣，是锦衣自己不自重自爱。柳静把锦衣叫过来，压低声音骂。柳静说：“你怎么这样，太不像话了！”锦衣很意外，眼睁得很大。她说：“你跟老唐不是也天天睡一起吗？”柳静说：“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夫妻。”锦衣就笑了，锦衣嘴巴很大，牙齿很白，嘴形很好，她有资本拍牙膏或者口红的广告。“如果你需要，”锦衣说，“我们马上去去打一张结婚证书。不就是一张纸吗，你觉得那破玩意有意思？”

锦衣又说：“我们打了结婚证书，弄个镜框，挂在墙上，是不是就可以明目张胆住在一起了？那明天就去打如何？”

柳静粗粗喘着气，胸口一起一伏。她养的哪是一个女儿，不过是一匹马，这马还脱了缰，鼻孔啾啾响，不时向上腾空，用蹄子乱踩人。

唐必仁总是在这时候开始当和事佬，一直是这样，柳静跟锦衣一冲突，唐必仁就挺身而出和稀泥。他扬扬手让锦衣先走，然后扳住柳静的肩，低声宣传他的政策。他有什么政策？不过是顺其自然之类的无为而治思想。“反正她迟早要嫁，要跟男人睡在一起的是不是？由她去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唐必仁拍拍柳静的背，神情与动作都有几分俯视了。

柳静突然背一松，像有一条蜈蚣顺着脊椎从尾椎那儿一直爬上后脑勺。刚开始她以为是发冷，马上发现不是冷，是委屈。一意识到自己的委屈，柳静泪就下来了，一串串倾倒而下，无声地下。

那一天唐必仁正在整理行装。国庆长假期间，他要出访，去南非与埃及。

二

柳静出嫁时，唐必仁还只是市委办公室秘书处的普通干部；锦衣出生时，唐必仁提了一点点，副主任科员，副科级。二十多年过去，跟唐必仁一起进办公厅的人，正处级已经遍地，副厅级也冒出一两个，而唐必仁也是处级，还是副的，体育局副局长。说是副，其实跟正的并无差别，他上面的那个局长，由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兼着，挂个名而已，并不实际参政，偶尔有大场面才出来亮亮相。但体育局这么边缘的单位，能有多少场面可大？所以唐必仁以副代正，单位里一切事务都由他操持。副处级干部在京城不过小拇指尖大的小干部，在省城也只能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，在这个小城却不一样，简直是一方诸侯的好感觉，有车子有房子，挺好了。人知足就会累自己，柳静很知足，而唐必仁看上去，竟比她更无所谓，悠悠哉哉，不急不躁。市委办的干部整天在领导身边晃悠，起点明显比别人高，柳

静相信,唐必仁要是野心肯折腾,早就腾达得更高了。

挺好的,柳静觉得挺好。

这个地位其实已经不低了,柳静那所中学里,哪个教师的家属都没有相当的级别,也就是说,在她的同事中,语文教师柳静是最当得起“夫贵妻荣”这个词的。另外,也还没有哪个老师的子女读硕士,锦衣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为柳静争了光。

不断有同事说:“哇,柳老师,真羡慕你啊!”

是不是真羡慕不好说,不过至少她有了被人夸耀的东西。教了三十来年语文,不轰轰烈烈,也没臭名昭著,这两者都不容易落到中学老师头上。然后再过两年她就要平淡退休,步入晚年,单凭自己,柳静这辈子确实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。锦衣却不一样,锦衣高中时就在当地晚报副刊上发表文章,省里市里作文比赛,也总能拿一二等奖回来。别人读硕士三年发两篇论文搞不好都要花钱买版面,锦衣却不要,东一篇西一篇发学术文章,发到核心期刊也不是太难的事。谁都认为是柳静教得好,从小打好了基础,连唐必仁都夸她,但柳静自己最清楚,她教不了锦衣,锦衣也一直没让她教。

小学四年级写命题作文《我的母亲》时,锦衣就赫然写下这样一个开头:我的母亲是个自以为是的人。

柳静是在家长会上看到这篇作文的,她霎时像被谁卡住了脖子,张大了嘴,半天都没法合上,气喘如牛。

读四年级,锦衣十岁,十岁的女孩已经会用这么尖刻的语言来形容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确凿无疑,她还罗列了发生在家中的许多事件,比如柳静喜欢绿色衣服,“可是我母亲的皮肤那么黑,绿色使她显得更黑更老更丑了,看上去像只奇怪的大青蛙。”又比如柳静有时跟唐必仁开玩笑说他眼睛小,锦衣就写道:“我母亲以为自己眼睛很大很美,可是她的眼睛大得像玻璃珠子一样假,一点都不美,半夜看到吓得真想哭。”

柳静那天把双手深深地插进课桌的抽屉,慢慢地,一点一点地,把这

篇作文悄悄撕掉了，撕得粉碎。

小学老师是特地在家长会之前安排了一篇这样的作文，本来是为了博得家长尽欢颜，因为按正常逻辑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用一大堆花哨夸张的语言，把自己的母亲赞美得像圣母马利亚，一贯的套路就是那样，谁料到锦衣偏偏不。

从那次家长会之后，柳静就非常清楚锦衣在远处了。究竟多远，不是具体的地理概念可以涵盖的。如果别人知道这点，还会羡慕吗？乞丐孝子还是白眼狼富翁，这个选择，天下人应该很容易就做得出来。她的痛苦在于，她只有这个孩子，要是玉食，她还另有选择，另有依靠。独生子女大都被放纵地宠着，平心而论，锦衣从小就没有得到过这个待遇。柳静虽是教师，在学校里尚且能耐住几分性子，回到家，弦就没法继续绷住，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她霎时爆炸。倒是唐必仁一直和颜悦色，凡事皆滔滔讲理，他自以为满腹经纶，其实也不过自娱自乐，谁也没真正被他打动。效果当然也有，长年累月的怀柔之下，锦衣明显与父亲更贴近，有什么非分需求，往往绕过柳静，直扑父亲那儿，十有八九都马到成功。

唐必仁去南非埃及前，问柳静需要什么，柳静摇头。如果是香港，她会想到金饰与服饰；如果是欧洲，她会想到皮包、鞋子或化妆品。但是南非，那么偏僻遥远的地方，已经在天之涯海之角了，她最多知道那里有个黑乎乎的越来越年迈的曼德拉，其余的都在想象之外，一时之间，她没反应过来。

问到锦衣，锦衣马上说：“钻石！”

唐必仁去了十几天，先南非后埃及，回来，果然有钻石，是裸石，VVS，无瑕级的，两粒，每粒0.5克拉。柳静问，很贵吧？唐必仁说，不便宜。一粒要上万吗？差不多。柳静就倒吸一口气。那么小的一点点东西，价格竟这么吓人！唐必仁说，这只是小的，大的钻石别人抢着买，我不买。唐必仁参加的是市外事办组织的考察团，成员都是市直机关副处以上的官员，买贵的不稀奇，钱是不是自己掏的就不得而知了。但唐必仁肯定是自己出的钱，他有张VISA卡，只是副卡，主卡是柳静，每月25号从柳静工资卡上自动划

账还款,也就是说理论上唐必仁是用柳静的钱买下这两粒钻石。柳静想,既是两粒,其中一粒必定是自己的。她原先对这东西并没企图,锦衣玉食她向往,披金戴银却一直不是她的习惯,身体已经有太多的束缚,无端再用个东西勒住,只能平添了几分不自在。事情就是这样,她不想要,不等于她不要。既然已经摆在跟前了,占为己有,毕竟还是一种乐趣。但是,唐必仁却把钻石交给锦衣,锦衣把两粒都拿走了。一粒是锦衣的,另一粒,锦衣说给陈格。

柳静脸一下子就黑了。这事已经没有天理,她想到一个词,鸠占鹊巢。

大约是职业习惯,柳静对词语有特殊爱好,不经意间脑子就会自然浮起,有时虽不见得十分准确,但情绪是到位的。此时她手里正拿着一瓶香精,唐必仁在开罗买的,唐必仁说,埃及天干物燥,所以提取出来的香精特别纯正,世界各地的名牌香水,其原料大都取之于埃及,比如CD、CK、香奈儿。唐必仁给柳静的是Queen cleopatra,放鼻子下闻闻,果真与平时用的CD香水味道接近。柳静刚闻了香精,那两粒钻石就都被锦衣抓在手里了。锦衣要走,边走边锦衣边说:“谢谢了啊,也代陈格谢谢了。”

柳静脑子轰了一声。舌根有点紧,但她还是问了:“为什么要给陈格?”

锦衣说:“为什么不给陈格,难道你舍得给别人?”

柳静一把将香精举过头,那一瞬,她真的有往地上砸去的冲动。唐必仁慌张地大跨两步,站到柳静跟前。他说:“我走之前问过你了,你自己说不要。是你自己不要的。”

柳静似乎走神了,呆呆地看着他,又转过头看锦衣。

父女两人的表情很类似,他们都用带几分埋怨或责怪的眼神盯着柳静。

锦衣说:“是你自己说不要,现在又要,出尔反尔,做人怎么能这样?!”

唐必仁一只手搭到柳静肩上轻轻捏着,这是一种安抚性的动作,还带着几分暗示,暗示她冷静。唐必仁低声说:“真的是你自己不要的,你想想,是不是?”

不用想,柳静记得自己摇过头。但那时她摇得虚无模糊,并且摇头并

不等于点头同意将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送给她不喜欢的人——那个瘦瘦小小的陈格。事情弄反了，若是送钻石定情，也该由陈格送锦衣。再或者锦衣一定要惊世骇俗地与传统为敌，也必得用她自己挣下的钱去购买，花父母的钱向男友献媚，还要不要脸了？

唐必仁说：“锦衣一开始就提出了，说给她一个钻石，也给陈格一个。我想想，好不容易去趟南非，就买了吧，反正以后他们结婚也要买的。国内的价钱要高很多哩。”

锦衣点头，父亲的这个解释想必很合她胃口，在表情上她就显出几分理直气壮了。她把攥在手中的两个黑绒布小锦盒托起，打开来看一眼，好像要确定钻石是否还在。钻石在，她很满意，微微一笑，走向自己的卧室，关上门。

客厅里只剩下唐必仁与柳静。

唐必仁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手脚放纵摊开，腿无意识地轻轻抖动。累坏了！他长叹一声。从开罗起飞，在迪拜转机，中途耽搁七八个小时，然后飞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飞回，三十多个小时都在路上，铁人都要浑身散架的。柳静斜眼看他，若是平常，她会立即去泡一杯正山小种递去。现在要不要去？最终她还是动手了，但所有的动作都迟缓了几秒钟，脸也一直素着。

唐必仁已经不喝铁观音或者乌龙茶了，他改喝正山小种。据说这种来自福建武夷山的全发酵红茶养胃，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桂圆干的气味，清香可口，连英国女王都特别爱喝。英国女王喝它的历史已经不短了，而唐必仁只是近一两年才起了兴致，不光他，市直机关里的干部彼此影响传染着，算个时髦。体育局不是富单位，但再穷也不至于穷到没有人送茶。茶泡在小壶里，再倒进玻璃小杯中，剔透的暖红色，宛若红酒。柳静把杯子往唐必仁跟前递时，手晃了一下，冒着气的茶水溅出杯沿，落在指尖，她叫了一声，手一松，杯子与水都到了地板上。

屋里静了片刻，柳静呆呆地看着地上的碎玻璃和茶水，蒙了会。

门开了，锦衣从卧室出来。

锦衣走过来，站到碎玻璃前低头看着。

“至于吗？”锦衣说。

“你也就一家庭妇女的觉悟嘛。”锦衣又说。

锦衣如果不说，柳静或许还能忍住。换了平时，她的手未必娇嫩至抗不住茶水的那么点烫，这一点柳静心里是清楚的。但现在她确实不想忍，既然锦衣这么说了，她再忍，就忍成二百五了。母亲不能当得这么窝囊，这是那一刻占据柳静脑子的全部想法。她扭头白了锦衣一眼，侧身走过，走进锦衣的卧室。两个黑绒布小锦盒正安静地放在桌上，盖子打开，两粒晶白的钻石赫然外露，闪着锐利的光。刚才锦衣回屋后想必又进一步对它们进行鉴定观赏了。对物质有胃口，是锦衣的一贯做派，这一点，倒是明显遗传自柳静。吃好穿好，锦衣玉食，柳静一直是这么努力美化自己生活的。中学教师收入有限，但不要紧，不是有唐必仁吗？柳静从不过问唐必仁的收入，他反正月月递过一笔钱，或多或少，再少也够她稍稍放胆消费。所以那张VISA卡每月25号虽是从柳静工资卡上扣下钱，归根到底出血的还是唐必仁。妻子花老公的钱天经地义，未成家立业经济独立的女儿花父亲的钱，也说得过去，那么那个陈格，那个小个子男人，他莫名其妙的，凭什么横空来这个家捞一笔？柳静急匆匆走着，伸出手，伸向其中的一个黑绒布锦盒，还没够着，另一只手已经飞快地从背后探出，抢在柳静之前，将两个盒子一把抓去。

是锦衣。

锦衣脸都涨红了，粗粗喘气。“你怎么这样？！”锦衣吼起来，“你还是当妈的哩，怎么能这样！太小儿科了，简直过分！”

锦衣一边说一边收拾东西。几件衣服，几双袜子，几本书，匆匆装进背包，一扭身，走了。

唐必仁张开手拦她：“锦衣，吃了饭再走吧。”

锦衣说：“还吃什么饭呀，你们没把我吃了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唐必仁说：“锦衣，你妈不是那意思。”

锦衣眼吊起来反问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唐必仁看着柳静，希望柳静回答。但柳静冷着脸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